

東原集
述學內外篇

223913



中華書局印行

東

原

集

CIOESS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經韻樓
本校刊

桐鄉陸費達總勘
杭縣高時顯輯校
杭縣吳汝霖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先生卒於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自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年來薄海承學之士
至於東壁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稱先生者皆謂
考叢超於前古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
考叢之學義理者文章考叢之源也孰乎義理而後能考叢能文章玉裁竊以
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叢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
之理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
雖有姦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叢之極致乎
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後之儒
者畫分義理考叢文章爲三區別不相通其所爲細已甚焉夫聖人之道在六
經不於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以行於家國天下而文詞之不
工又其末也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
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叢以通乎性與天道既
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叢益精文章益廣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
弊遠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
事如輪天然所以昇輪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輪天爲輪中
人也又嘗與玉裁書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
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所爲書或成或未成孔氏體生粹於曲阜十餘
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梗概具見武進臧氏在東頤氏子述
因增其未備編爲十二卷精校重刊略以意類分次其先後不分體如他文集
者意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力也壬子六月弟子金壇段玉裁謹序

戴東原集卷第一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譏

河間獻王傳經考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尚書今文古文考

書頤命後

書鄭風後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書小雅後

詩擇有梅解

詩生民解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周之先世不題已上闕代系考

河間獻王傳經考列石河間府
廟左壁

漢初六藝散而復集文帝時詩始萌芽獨有魯詩景帝時有齊詩韓詩而毛公爲詩故訓傳三十卷鄭康成六藝論云獻王號之曰毛詩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僕臚四經者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文景闇矣趙岐孟子題辭曰文帝欲廣文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事史家闕略不載又曰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盡言罷於武帝也宣帝更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平帝立

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周官經劉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

戴案玉

此述字禮記述具於斯始有傳者凡羣經傳記之先後表見於漢大致可考如正義作禮記述具於斯始有傳者凡羣經傳記之先後表見於漢大致可考如

此今三家詩亡而毛詩獨存昔儒論治春秋可無公羊穀梁不可無左氏當景

帝武帝之閒六藝初出羣言未定獻王乃立毛氏時左氏春秋博士識固卓卓

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

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輸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

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

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陸引或曰者無明據也然本傳列獻王

所得書首周官漢經師未聞以教授馬融周官傳謂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

見是也其得自獻王無疑鄭康成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

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記百三十一篇斯即本傳所列禮禮記謂古

文禮與記矣周禮六篇鄭亦繫之獻王又爲陸氏得一證大小戴傳儀禮又各

傳禮記往往別有采獲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司馬貞以今文孝經爲獻王

所得顏芝本是書本傳不列雖顏芝河間人不必至獻王始得也獻王自著書

藝文志有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又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

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者是漢志題曰王禹記以別樂記二十三篇也

史稱獻王舉六藝王入朝獻雅樂及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悉不傳凡獻王

所得書或亡或存其可知者如此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後如彖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

言於乾坤後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已後彖及象之輪兩體者分屬卦詞後解

爻詞者逐爻分屬其後於是漢時所謂十二篇其能言其舊孔沖遠曰易經本

分爲上下二篇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散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

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繫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漢書藝文志

曰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象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儒林傳曰費直治易長

於卦筮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不自立故訓

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口傳指畫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聞劉向班固言其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乃屢作費氏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彖象之首紛紛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武帝時博士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後出臨卦分之爲序卦據卦故三篇詞旨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尚書今文古文考

尚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尚書而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古文尚書以入於祕府未列學官故謂之中古文伏生書無大誓而史記乃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時已於伏生所傳內益以大誓共爲博士之業不復別識言耳劉向別錄曰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大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最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亡鄭康成所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適當其十篇故志廣稱五十七篇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謂之逸書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祕書咸得見之民間則有膠東肅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光和中書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而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賈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其作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宮者豈逸篇殘脫失次不可讀歟逸書既亡東晉元帝時梅頤乃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於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之外更析堯典皋陶謨爲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爲二十五以傳合五十八篇之數散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亡篇之序列次其闕爲四十六卷以傳合藝文志所錄卷數蓋莫由知衆斂草書而爲之者實始何人贊自古受之誠曹參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愬愬受之鄭沖而其說往往與王肅不異是又今之古文尚書而非漢時祕府所藏經師所涉之十六篇矣

書顧命後

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外有百篇之序史記並見采錄前此大常蔡侯子臧與安國書曰減闕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案孔叢子論書不足據是大誓併序爲伏生書所無明甚百篇舊次湯書在臣屬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書在呂刑前孔沖遠者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古文尚書之出於漢代者儒林傳稱逸書得十餘篇藏於祕府伏而未發

藝文志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爽漢紀言復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篇名則鄭注書序逸篇之目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搜案正親曰馬鄭王所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伊陟案舊作辟命今釋作辟命原命武成旅獒問命以此十六卷合今文所有之二十九卷百篇之序一卷是爲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九共析爲九則逸書比二十四而今文所有者析爲三十四鑿庚大誓各分而三顧命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也不數百篇之序故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藝文志雖數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亡鄭康成所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適當其十篇故志廣稱五十七篇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謂之逸書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祕書咸得見之民間則有膠東肅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光和中書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而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賈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其作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宮者豈逸篇殘脫失次不可讀歟逸書既亡東晉元帝時梅頤乃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於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之外更析堯典皋陶謨爲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爲二十五以傳合五十八篇之數散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亡篇之序列次其闕爲四十六卷以傳合藝文志所錄卷數蓋莫由知衆斂草書而爲之者實始何人贊自古受之誠曹參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愬愬受之鄭沖而其說往往與王肅不異是又今之古文尚書而非漢時祕府所藏經師所涉之十六篇矣

天子之位三也說者不察受冊命及出至路門外應門內之治朝屬踰年遠疑西方東方諸侯爲來問王疾者則新喪內天崩地坼之痛而從容與答必無是情又不必論其他事之禮與非禮矣

書鄭風後

鄭列於王之後者顧炎武曰自郊至廟皆周初之次序先郊廟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周初之次序郊廟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如顧氏說鄭之名列在大師者西鄭也國語鄭桓公有滅虢等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遂居濟洛河穎之間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是謂新鄭又曰東鄭今所繫詩東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大師所列亦不改也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謂其所好者溺音許叔重五經異義以鄭詩解論語鄭聲淫而慶成駁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躊躇之聲使淫過矣其注樂記桑閒樂上之音引糾作靡靡之樂爲證不引桑中之篇明桑閒漢上其音之由來已久凡所謂聲所謂音非言其詩也如靡靡之樂滌滌之音其始作也實自鄭衛桑閒樂上耳然則鄭衛之音非鄭詩衛詩桑閒樂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後儒謂變風有里巷狹邪之作存之可以識其國風無政左氏春秋鄭六卿錢韓宣子於郊所賦詩固後儒所目爲淫奔之詞者豈亦播其國亂無政乎若曰賦詩斷章則亦有當辨五常之際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婦之詩用之於君臣或男女之詩用之於好賢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鄙棄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據是斷之毛詩言變風止乎禮義信矣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樂虞廟唐傳仁均及一行並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宋劉原甫始疑爲夏正月近聞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廟諸人傳會後既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夏又曰經解不可盡拘

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璫乃謂當爲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謡又多民事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謙泥何例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猥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闢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三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湧騰山冢暴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進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譏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動失行則必不可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懲之意何如曰此變其縣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嘗披月而食則雖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誠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己自責知其蔽而諫之則修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

書小雅後

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漢經師以爲正雅亡其詞者六故鄭康成詩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果羲出車秋杜虞世有謂爲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懿王後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辭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以後昭穆共懿考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間固不必無玁狁熾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與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南陔已下則又周初雅樂未可泥今之篇什第次定作詩時世也詩據有梅解丙戌

毛鄭皆以此詩專爲女子年二十當嫁者而言爲說本周禮又皆以梅之落喻年衰鄭則兼取梅落見已過春而至夏似迂曲難通集傳以爲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聲蓋化行之世女宜有此懼邪亦非也古者嫁娶之期既定而未定其以少長輪者或主於男三十女二十或目此爲期盡之法據詩禮證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蓋冠而後有室笄而可以嫁春秋傳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暮君以生晉侯曰男十二年矣是謂終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周易曰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皆婚姻以時者也論用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以嫁娶先是則適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實歲或以方頃歲但年數而已得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奉數而已禮何無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大戴禮記曰男八歲而鵠女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限蓋不得復過此耳施行女七歲而鵠十四然後其化成婚姻注云古者皆以二十三歲爲期此舉其端言之也墨子書曰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王肅云前賢有言大夫二十不敢不有其家此舉其中言之也周官經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當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當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舉其終之大限言之也不使民之後期而聽其先期恐至於廢倫也亦所以順民之性而民自遠於犯禮之行也周禮凡會者皆謂歲計曰會中春令會男女者使其屬稽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婚嫁者許其殺禮殺禮則媒妁通言而行謂之不聘不聘謂之奔故曰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奔之爲妻者也記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之爲妾者也買妾者納財而不用禮因其不聘故謂之奔左傳鑒伯之母不聘嫁凡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非吾不以妻爲妃凡三十二之男二十之女非吾不以妻爲妃

此志在蕃育人民故限之使速婚若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聞古人有禁也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周禮中春許行之者皆男女以正者也其以日月輪者或主於起自仲春至仲夏猶承春末未遭遇此則止矣或

主於起自季秋至仲春則禮殺而止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說曰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豳詩曰春日遲遲采葵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采繁夏小正繫之二月而衛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吉自納采至親迎節次非可驟施從容用禮然也荀卿書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詩殺止云者蓋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婚嫁之禮漸畢至冰泮已歲行仲春耕者少僕得合男女之事是時得以嫁娶先是則適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實歲或以方頃歲但年數而已得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奉數而已禮何無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大戴禮記曰男八歲而鵠女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由且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至是盡許其殺禮婚嫁過此豈有後期者哉凡婚嫁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限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限以時月夫婚姻不使之六禮備則禮教不行夫婦之道闕而淫僻之罪繁不計少長以爲之期則過其盛壯之年而失人倫之正不許其殺禮則所立之期不行既殺禮而不限以時月則男女之訟必生以是冒之周禮三十二十之期及中春之令昭然矣荒政之十曰多晉則又不計其年不限仲春而皆許殺禮者古人立中以定制女子卽過二十亦未違爲年衰則知梅落非晉年衰也梅之落蓋喻女子有離父母之道及時當嫁耳首章言十猶餘七次章言十而餘三卒章言皆在頃僅嘗待嫁者之先後畢嫁也周禮所言者實古人相承之治法此詩所言卽其見之民事者也錄之召南所以見治法之修明咸知從令歟

詩生民解

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間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嗣疑者也然其事關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嗣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廟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更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乎至於魯蓋亦立姜嫄廟謂之閼宮魯何以作閼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於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廟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以周享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譽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謂徒以傳會周人補譽

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希郊宗祖報五者希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堯殷人希堯在郊希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屬矣非也使堯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堯嬪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堯且堯有廟而堯無廟若曰屢跡感生不得屬之堯則堯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禡之大義而可蒙昧其聞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堯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堯廟廟不在廟制之數廟禮享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美堯嬪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並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堯嬪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卽魯頌閟宮所稱赫赫堯嬪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官德行至於能事天皆純粹無疵之極謂堯也者不負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益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莫誣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丕皆作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吉禋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必非貳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詭也舊說稱禹模效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肅戒不御儀云風之言肅也若是則堯嬪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惑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堯爲父母商人租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娀與周之但言堯嬪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詞機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生既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 乙亥

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堯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氣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年以序事據推步言之平非也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弗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云者日躔發數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日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中期之法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年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矧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據爾雅得非孤證歟曰周禮有之其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以周禮解周禮一書之中無事於更端立異矣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年大史按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日此之謂正歲年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子春改政爲正屬下句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諭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攷憲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正歲則謂教諭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

凡吉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首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周之以建子爲正月一王正朔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若周未嘗改正朔者則周正爲大不美而不可存也蓋周之書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調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偏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偏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反乎哉是故因時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既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爲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一篇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卷數與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殆因所亡篇數傳合爲是言歟其存者袁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則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廟篇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已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也所亡篇目不存或兩見實多耳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間所存已僅三十九篇史繩祖謂大戴記雜取家語之書其說不然家語王肅所私定竊取其書爲之史氏誤達讀公冠篇孝昭冠辭爲成王冠辭而云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有此家語止稱王當以爲正此史氏不審章句謬加譏評也王肅妄取爲冠領已章句不辨家語誤大戴非大戴取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注爲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爲盧景宣舞之注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舊本五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武王賦作孔沖遠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則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曰滅無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沖遠所見同殆俗儒未嘗照徒據鄭孔稱引竄改也公冠篇太子儻焉各本譌作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冠之譌爲公符王伯厚因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語在今明堂篇中魏書李謐傳隋書牛闢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今目錄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陳振孫云兩七十二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此盛德第六十六後篇題竄改之證朱子稱引明堂不稱盛德自唐宋間已分合蓋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圓十篇篇題並冠以曾子卽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尙存於是卷之九子乘四代盧戴德誥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王伯厚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記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秩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寧郭象及楊季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甚明乾隆丁丑夏月戴震記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卽位之禮先朝廟明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終也踰年而後改元卽位春秋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年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尋未踰年既葬卒哭而卽位焉踰年乃改元諸侯之失禮也因其既嗣爵則書爵而未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彼既嗣爵者而我不以爵書可乎立子以正君薨爲喪主春秋卽正其爲君義素定也世子雖在喪未改元卽位不可謂君臣之分未定也以篡返國者絕之不以國氏以有正也公子爭國分非君臣

不絕之無正也則以國氏立子不以正末卽位不正其爲君義不潔定也雖有先君之命私也卽君位於廟然後成之爲君繼正卽君位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不於正月闕無事則不書正月非朔則書日公繼正之變文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表微公繼故卽君位經國之禮不可以已也謾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春秋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見其情莊公閏故之變文則書卽位繼改而書卽位以不書卽位者比事類情是爲忍於先君也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先君雖未葬旣踰年則書葬桓十三年書衛侯成三年書宋公衛侯是也書葬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春秋書曰公卽位踰年也既葬踰年不必論矣雖既葬猶曰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未葬未踰年不必論矣是故諸侯卽位以踰年爲斷不斷於葬未葬有旣葬未踰年而書葬者乎宣十年書齊侯豫行父如齊成四年書鄭伯旣卽位嗣葬矣春秋不得而書子也其葬禮也不知所始變禮者不恤人言必有所託如傳言晉子是始墨之類春秋獨齊鄭各一見之爲左氏學者不察此之失禮而議夫未葬踰年書葬者是又公成公書公卽位胥可議也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食先君未葬未卽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葬同不可以葬書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素定而未卽君位也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踰年卽君位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忽在外五年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葬天下聞鄭世子忽不聞鄭伯忽也書世子亦以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而於前曰王猛可也不可曰屬故曰王言周是天下外周也言王是天下一於王也猶東都之詩謂之王風不可謂之周諸侯目王畿之詞

非天王之號天王及諸侯國內稱公皆下謂上之號謂之號公侯伯子非春秋五等爵之爵君則上下之定分先儒謂內香稱公之說非春秋凡書王詞從同猶列國之書其或先儒王不稱天之說非之書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苟旣正其號曰王後不得又曰王子矣桓十年卒歸于鄭不以國氏墓詞也旣不以國氏故不曰入曰歸何也明其鄭之

公子也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以國氏者其爭國爲奪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君廢正立不正返而爭國亦使之同於奪子糾小白皆齊侯之弟不以立子之法論者也是以突不書鄭而小白則繫之齊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隱何以不書卽位終隱之身自以爲攝不忘先君之命故春秋表微而不書莊閔僖何以不書卽位毅梁氏曰先君不以其遺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杜氏曰雖不卽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余以謂非也君臣之位不可不正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卽位者正君位之始云爾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卽君位於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視朝然後卽君位豈得無深痛不忍之情然則改元之初而卽君位於深痛不忍之情何傷彼所謂不卽君位者迨至視朝終不得避君位也則初視朝乃其卽君位之始何進退失據乎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卽位之禮魯史記皆書卽位也蓋繼弑君大變也典禮所無繼弑君不書卽位史法所無君子修之以爲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是以不書不書而仍不沒其卽君位之事於春王正月之文見之桓宣書卽位何也毅梁氏曰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弑也余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鬻比有死者是欲掩隱之見弑而不可方詐爲自掩之計治斯獄矣使繼故不忍卽君位處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爲忍於先君何所快於行卽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聞乎弑哉桓將不行卽位之禮必以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於是桓爲大子然又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齊爲攝主禮也見曾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嗣爵改元非攝主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既立而猶奉桓爲太子異於君臣之禮者也魯之禍惠公聲之也明乎嗣立卽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其盡矣乎

王曰昔我先王本國語脫去王字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不密已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密然後失其官也夏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邰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侵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遺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年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有邰始封至不密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密立不密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密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密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密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密立末年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殆不絕如縷典文牒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旁封毛詩云周人而聚之築時則近之湯代築至紂十七世據國語史記公劉至劉追逐公劉六世本十二世孔甲之後帝皋帝發帝桀不密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連者昔人致疑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密上闕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邰北百餘里邰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密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密城不密遷追逐自邰而遷竄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惠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惠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邰故封至公劉而復邰在渭北非得邰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邰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戴東原集卷第二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譏

明堂考

三朝三門考

匠人溝洫之法考

樂器考

記冕服

記皮弁服

記爵弁服

記朝服

記玄端

記深衣

記中衣褐衣襍褶之屬

記冕弁冠

記冠衰

記括髮免髽

記絳帶

記綢緒

記搢決極

明堂考

明堂法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大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

東堂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大廟西堂曰總章大廟北堂曰玄堂大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兩頭故曰夾室在堂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玄

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褚或謂之个左傳昭公四年使寔靖子个而退杜兩旁之名也然管之兩旁謂之兩個右個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夾堂東曰東夾堂有个東夾前曰東夾亦此義西堂亦曰西夾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惟南牆一面明堂四面闊達亦前左傳所謂个西曰西房亦曰右房惟南牆一面明堂四面闊達亦前

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

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實與明堂在國之陽城于豐鎬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里之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世世弗壞案世室猶太室也郊四方猶周曰明堂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闕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建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首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三朝三門考

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壝於路寢之西劉向列記云社稷宗廟在路之西又云左明堂辟廟右得之以爲誤在西不知何所據凡朝君臣咸立於庭古字庭本作廷所謂朝廷也廷說文云廷朝廷也朝有門而不屋故爾露衣失容則輒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歟禮說曰天子五門舉雉應路諸侯三門舉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舉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鄭詩云獻之以爲誤在西不知何所據凡朝君臣咸立於庭古字庭本作廷所謂朝廷也廷說文云廷朝廷也朝諸侯舉門應門也舉門天子之外門應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門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併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君臣日見之朝謂之內朝之內朝是也或謂之治朝或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司上正記或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之朝還文爲外內也文王世子曰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責者以臨其在外朝則以官往云內朝路寢庭外朝路門之門庭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庭小司司法其政以禁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在路寢庭大漢正其位著射聘禮曰公出送賓

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鑼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遷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梁氏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閨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春秋左氏傳曰閑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宣繫君臣日見之廟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

匠人溝洫之法考

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溝屋三爲井溝在井閒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在成閒也十成爲終洫端則洫十終爲同同溝於川澗在同閒也南故而耕畎雖橫溝縱川橫東故而耕畎橫溝縱溝橫洫縱澗橫川縱絕大爲之澗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故因川制田歟賈疏云井渠述橫溝澗澗澗自然川橫但據兩故者言之成方十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田畔邊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洫蓋九夫共治千丈同方百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田畔邊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洫蓋九夫共治百丈澗深於洫折倍大於洫三倍有半洫廣八尺深八尺廣相應六十四尺深相應二倍七也水強儻敗隙高就下治之難易澗十倍洫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洫與澗而爲法令民治洫澗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責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垂以供上於是洫澗不治井田所繇廢也中原膏土兩爲沮洳水無所泄陽爲枯塵水無所留地不生毛賦減民窮上下交病矣

樂器考

庭中樂縣之位以磬爲首四面縣謂之宮縣東西二面各以次南陳磬十六枚一處其南鐘十六枚一處其南鑄爲一處鑄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鑄爲節其南

鼓東方者在阼階之東西方者在西階之西南北二面各直阼階之西以次西陳磬其西鐘其西鑄鼓又在鑄西直西階之東諸侯去南一面謂之軒縣亦曰曲縣卿大夫去南北二面謂之判縣有鐘磬無鑄士縣於階閒或於東方謂之特縣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凡縣鐘磬或有二八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東方曰笙磬笙鐘西方曰頌磬頌鐘鼓在頌磬之西賓至搖之以奏樂儀禮有頌磬應鼙鼙者小鼓與大鼓爲節魯鼓薛鼓之圓圓者鼙方者鼙鼓後世不別設鼙以鼙鼓側當之作堂下之樂先擊鼙聲應鼙應之朔者始也所以引樂故又謂之鼙毛詩周頌作田鼙之言引也朔鼙在西置鼓北應鼙在東置鼓南東方諸縣西鄉西方諸縣東鄉故也凡樂器敘者近堂鼙者遠堂竽笙埙籥遠管倚於堂敘者執之以敘位當在階前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牘應雅三器兼樂用之賓醉而出奏敬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鄭康成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虞夏書裏鼙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明堂位記曰拊搏玉磬指揮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裏鼙指鼙字異音義同指謂鼙鼙謂柷鳴球玉磬同謂石磬古人於石之美者多以玉名頌特言依我鼙鼙猶夔之專言子鼙石拊石說者謂別有玉磬而在堂上非也惟琴瑟聲輕宜從歌聲在堂上餘皆堂下之鼙搏拊拊搏倒文周禮謂之拊大師帥瞽登歌令鼙鼙拊下管播樂器令鼙鼙鼙小師登歌鼙拊下管鼙應鼙鼙鼓鼙鼙也拊形如小鼓以革爲之充之以鼙鼙拊鼙乃鼙故曰令鼙鼙拊鼙謂歌詩也鼙鼙管乃作故曰令鼙鼙鼙鼙謂鼙管也拊與柷敔皆宜在庭不得於堂上有之歌者在上貴人擊也下特管管乃反樂貴人氣也堂上堂下樂大致可知者如此

記冕服

虞夏書帝曰子欲觀古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臺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鄭氏曰宗彝謂房帷也宗廟之中舞者虞夏以上蓋虎彝帷彝而已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此繡與續各六衣用緇裳用繡考工記曰畫續之事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

次也鄭氏以爲續之次記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
黑與青謂之黻鄭氏以爲繡之次周官經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樂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
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
謂三辰旛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廟九章初一曰龍次
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廟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
次九曰黻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點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
章凡七也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衣一章裳二章凡
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則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纏裳服章之次經
無明文鄭君合校尚書周官左氏春秋而爲是說余以謂周之祭服宗廟所用
九文而止耳至於郊祀何必廢古之十二章不用也玉藻記曰天子玉藻十有
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
旒則天數也禮文雖顯天子郊祀袞冕見於此矣衣之繫袞猶裳之繫黼黻皆
以其文飾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於上無嫌以袞目之大裘不言袞其餘
冕服不言袞互文錯見也玉藻正義劉氏曰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余以謂祭
服自天子至於士同羔裘與袞之褐衣以玄舊說曰大裘之冕畫無旒司裘疏
引鄭志大裘之上有玄衣與袞同色而以爲其服無章失其傳也記稱大裘不
褐其有褐衣而加袞明矣是故冕服十有二章璪十有二旒是爲大裘之冕冕
服九章璪九旒謂之袞冕冕服七章璪七旒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璪五旒謂之
毳冕冕服三章璪三旒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謂之玄冕無旒周官經公之
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
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
如孤之服經述言相如冕服之章冕璪之旒不異也凡諸侯受爵命於王王
冕觀禮侯氏裨冕又天子袞冕質斧依玉藻記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鄭
氏孫氏皆讀端爲冕鄭氏曰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案此出周官經

司服注非孫叔然曰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余以謂王之大祭
服大裘袞冕中祭服鷩冕毳冕小祭服希冕玄冕享先公亦大祭而鷩冕何也
士虞禮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享尸服有袞鷩冕之殊則天子不敢
一服袞冕諸侯君其國宜得伸上服然尸服有袞之殊者亦不敢一服裨冕
可知也冕爵弁之衣皆玄抑當云玄衣以祭乎凡廟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
故冕服曰端冕廟服曰委端裳前三幅後四幅襫辟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前
後不合有衽以掩之交裁如燕尾而後垂

記皮弁服

天子日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朔之服凡諸侯相朝聘亦如之記曰三王共
皮弁素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韞舊說曰其衣十五升布此據諸侯朝
服以爲言殆非也玉藻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褐之士不衣狐白又曰錦衣
狐裘諸侯之服也論語曰素衣齊裘狐白裘冕裘鄭氏皆以皮弁服爲之上衣
記不云乎以帛裏布非禮也然則皮弁服之衣以素明矣異於重素者其領緣
采也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天子諸侯前祭親聽誓命及待白
祭事其裘蓋黼裘故曰惟君有黼裘以善省大裘非古也鄭氏謂黼裘以羔與
狐白雜爲黼文天子之黼裘皮弁服諸侯朝服貳

記爵弁服

周之制大夫以上冕士爵弁皆絲衣所謂純服士冠禮爵弁服纏裳純衣緇帶
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紱
夫以上親迎裨冕或曰曰赤亦禪之異名也論語加朝服紱紱紱紱紱紱紱紱
同祭服之駁故以相別異耳禮弓記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紱衣言雖非臨
其喪必爲之哭也聘禮君使卿宰弁鄭氏曰其服蓋紱布以爲衣而素裳屬官
經凡兵事韋弁服鄭氏曰以紱布爲弁又以爲衣裳如鄭君脫色取於紱無明
文蓋傳合春秋傳言之詩稱紱紱有喪以作六師左氏春秋紱章之不注案詩
正義引雅問志云紱章之不注不即紱紱矣爵弁服禮又謂之玄服

六月
禮如幅今成十六年傳作紱注即紱紱矣爵弁服禮又謂之玄服

諸侯日視朝縉衣十五布而積素裳是謂朝服大夫以爲祭服其冠委貌所食禮其祭也賓及兄弟皆朝服玄冠縉帶縉經於士之朝服言玄冠士以冠異於大夫以上弁也玉藻記曰羔裘豹飾縉衣以裼之鄭氏以羔裘爲卿大夫之朝服惟豹祛與君異毛詩曰古者素絲以羔裘言織之爲訓施諸縫中者也記玄端

玄端玄冠士以爲祭服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玄是也士冠禮曰服玄冠玄端縉舞莫華見于君又曰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玉藻記曰釋君朱大夫素士爵章鄭氏以爲玄端之禪因而推次其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

天子諸侯冕服赤鳥素積白鳥玄端黑鳥凡冕服皆鳥大夫士爵弁縉服素積白屨玄端黑屨素積者皮弁服朝服同也大夫士聽私廟玄端世子之記曰若內暨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於此見玄端玄冠諸侯以下齊服也玄端之裳蓋羔裘狐青裘綢裘士入廟宜羔裘天子諸侯玄端以居孤青裘數故玉藻記曰君子狐青裘豹變玄繪衣以裼之縉裘青紵綢絞衣以裼之絞衣則非用之皮弁服者大端皮弁服或絞衣縉裘平喪用鹿裘無祔禮弓記曰縉鹿裘衡長祛祛褐之可也謂縉而爲裘視初喪橫廣之又長之有祛飾又可加以裼衣鄭氏以爲鹿裘之裼衣亦以絞絞蒼黃色也縉者綢屬則天子諸侯玄端以縉可知也士玄端若深衣狐黃及雜裘宜無不可用之論語黃衣狐裘舊說惠田夫黃衣黃冠而祭之裘也詩狐裘黃黃玄端深衣之裘也記深衣

深衣連衣裳殺幅而不積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縫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詩麻衣如雪言深衣也此其純采者布純亦曰麻衣大祥素縉麻衣是也公子爲其母及妻練冠麻衣縉緣鄭氏以爲如小功布深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縉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論語曰君子不以紱繡飾古者布幅廣二尺有二寸謂之中量凡削幅減寸者二齊亦寸衣裳左右終幅屬袂終

幅減削幅中人之手八寸是其度也長衣中衣過之揜尺袂之圍四尺四寸自胡下殺而前袂末謂之袂圍二尺四十規胡下剝衣之幅記曰袂圍以應規又曰格之高下可以運府格胡下也剝之要中之圍七尺二寸所謂深衣三袂也裳以布六幅幅分之尺一寸正者八減削幅則八九七尺二寸與衣相屬旁屬交裁殺幅一端二寸一端二尺在下減削幅則尺八寸殺而上如是者四是爲深衣之衽所謂衽當旁也衣裳之左前後續右有曲裾鉤之故曰縉衽鉤邊合十二幅則下齊丈四尺四寸倍於要中衣交領謂之衿廣二寸緣謂之純純邊謂之縉裳下緣謂之裼與純袂廣各寸半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

中衣凡絲衣以素其餘以布郊特牲記曰縉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爾唯黼謂之縉孫叔然曰縉刺黼文以襯領詩素衣朱縉是也言丹朱以爲純襦君朱大夫縉凡襦褶之屬其外中衣中衣之外上衣若裘則有裼衣裼衣之外上衣夏則縉絡之外上衣近體襯衣曰明衣玉藻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縉不縉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裼也无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鄭氏曰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感禮者以无美爲敬非感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凡袒裼者左論語當暑袗縉絡必表而出之無上衣曰袗記曰振縉絡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然則固有不服上衣而袗縉絡表裘者矣大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則有雖裘而不以衣裼之者矣君子之於表裘亦無嫌質略也記縉并冠

王之縉襯五采十有一就諸侯三采九就就皆有玉如其采延前闕垂旒後方故記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周官經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縉十有二就皆五采五十有二玉笄朱紱諸侯之縉序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專縉序皆就璫六冕而曰五冕者陳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也亦以見服自十二章至一章而六冕縉自十二旒至三旒而五其一冕無旒也概舉諸侯又申之曰縉序皆就者明九旒至於三旒其就數九公侯伯子男無降差同也延有